

〔日〕黑柳彻子著

赵玉皎译



小时候就在想的事

新经典文库

小时候就在想的事

【日】黑彻柳子

《小时候就在想的事》是《窗边的小豆豆》续篇，作者讲述了更多小豆豆的故事，并回眸当年，发现越是小孩子，就越是拥有人类最珍贵、最必要的东西。即便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他的行为也是有理由的；一个成年以后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能找到童年时期的根源。

适合阅读人群：中小學生、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家長。

本书是《窗边的小豆豆》的续篇。《窗边的小豆豆》是日本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一本书，译成33种文字，已成为20世纪全球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2003年引入中国后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接连受到《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北京晚报》等近百家媒体高度评价，被新浪网和当当网联合评选为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迄今，一直连续高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小时候就在想的事》讲述更多小豆豆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小孩子，就越是拥有人类最珍贵、最必要的东西。

《小时候就在想的事》和《窗边的小豆豆》一样让人在笑声和感动中深深思考：现代教育应当如何理解和发掘出每一个孩子的完美天性，让他一生都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

读作品的前半部分如沐春风。小时候，会因自己的痊愈而为患同样疾病的女孩的腿没有治好而感到抱歉，会因无法用图形块拼出三角形而向宠物犬倾诉烦恼；一上台就会紧张，唱歌只能唱出头一个字“追——”，“追——”。从作者身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成为大人，作者依然保存着心中的纯真。上电视采访节目时，因机器狗灰灰的不听话而着急，为没有早点知道祖父与鲁迅先生是同级学生感到遗憾……一切的一切，如同刚刚从箱底翻出来的老照片，让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回忆，微笑，感动。

下半本书的故事不免凝重了许多。还是同样干净的文字，却诉说着令人心酸的故事，以及她长期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所到之处的所见所感，地雷用可乐罐和果汁罐作为伪装，吸引孩子们去拉；10岁或稍大的孩子就当了兵，开了枪，杀了人；失去双臂的少年梦想着得到假肢，他以为这样抛弃他的父母就会领他回去；在墓地卖身的

女孩子，只开出6个尔顿的价格，这合成日元只有42日元，而这些只是为了换取明天的食物……看到这些，作者不止一次地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为了一根细细的烤鱿鱼而去车站送上前线的士兵们。“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虽然只是这样一件事，但这已经成为我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痕。”这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感叹。因为战争，因为仇恨，因为贫穷，因为歧视，孩子们营养不良，被迫卖身，成为孤儿，在生存线上挣扎。孩子们仍没有失去希望，仿佛是神灵给予他们的希望。“我们应当为那些孩子建造一个能使他们幸福成长，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社会。”作者心灵的美好和善良，在此处一览无余。她的祝福，她的工作，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为全人类的未来祈祷着，努力着。

目录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一节

报纸上说，现在有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小孩子，上课的时候不肯好好地坐在书桌旁，总是到处晃来晃去。即便老师告诉他们“请坐下”，他们也不肯听话，照样晃来晃去。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刚上小学三个月就被退学了。可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这副样子，而现在，孩子们却都晃晃悠悠地跑到窗子之类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晃来晃去是出于什么理由，可是我自己那样做却是有理由的。即使是一

个6岁的孩子，她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有的人会非常清晰地记着小时候的事情，也有的人想起儿时的事，已是一片模糊了。我小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人没法不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这件事那件事的，印象都极为鲜明。现在看看五六岁的小孩子，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幼小，不久之前还要用尿布呢！可是回忆起当年的自己，却似乎确实已经有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能力。我想，如果把自己小时候想的事写下来，对现在那些晃来晃去的孩子，人们也许会大致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毕竟我小时候也是一个这样的孩子。这么想着，我决定写写看。所以，呈现在这里的，并不是一个优秀孩子的思想，而是一个小学一年级就被退了学的孩子所思考的事。

在我满5岁之后，马上就要上一年级的時候，我的腿却出了问题。一个忙碌的早晨，我快要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告诉妈妈：

“昨晚睡觉的时候，我的腿疼。”

妈妈正在准备早饭，一听这话立刻停住了手：

“那可不得了！”

妈妈又说：

“我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腿疼是很不好的，我们去医院吧！”

我最讨厌的就是去医院了，慌忙说道：

“我昨天翻跟头的时候摔了一下，所以腿才会疼的。”

说着，我在妈妈面前蹦蹦跳跳给她看，又说：

“现在已经不疼了。”

可是妈妈却不肯听我这些借口。我不情愿地被妈妈拽到了医院。那时候我家住在东京的洗足池附近，那是一个颇有来历的池子，传说日莲上人曾经在那里洗过脚。所以当时去的医院属于附近的昭和医专（即现在的昭和大学）。一位非常精神的男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然后立刻对妈妈说：“是髌关节结核！”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马上就被放平躺好，转眼之间，从我的右脚脚趾一直到腰都被浸了黏糊糊的石膏的绷带缠得紧紧的了。那就是石膏绷带。

缠好绷带以后，医生一边说着“好办法！这可是好办法”，一边很柔和地“啪啪”叩着我的腿。我本以为他们会立刻给我拿掉绷带，可没想到我就那样住进了医院。不过，我还是第一次住院，发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所以倒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寂寞啊，苦闷啊。那时候，爸爸

妈妈已经从医生那里得知，我得的这种病，即便治愈了，以后也可能需要拄着拐杖走路。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些，仍是整天优哉游哉。我躺在床上，眼睛只能往上看，每天读读书（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了片假名和平假名。虽然幼儿园并不要求孩子们拼命学习，但我自己很想看书，而且当时所有的汉字旁边都标有平假名的注音，只要认识平假名，就可以看懂很多书），或者把布娃娃放在胸口上，和娃娃们说话玩。护士们都非常和气。不过医院的饭菜没有家里的好吃，我最讨厌的是四四方方的炖高野豆腐。盘子里明明一点儿汁也没有，可是用筷子一搥豆腐，就会“扑哧——”一声冒出茶色的汁来，我最讨厌这个了。现在我已经非常喜欢吃高野豆腐了，可是那时候就是吃不惯。因为我只能躺着，吃饭都是由护士或者妈妈喂，一见到高野豆腐，我总要特意亲手拿筷子搥它一下，等汁“扑哧——”一声冒出来，想着“哎呀，好讨厌”。这也许是对不喜欢的东西的好奇心吧！可是，当时的饭菜中经常会有这种高野豆腐。

在医院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有一天，护士告诉我隔壁病房里住着一个女孩子，生了和我同样的病，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可是，即便我知道了这件事，也没办法走过去看看她，只能想一想“哦，是吗”罢了。

可是，我那时运气实在是糟透了，当时我从右脚脚背、脚踝、小腿、膝盖、大腿、整个腿肚子，一直到腰，都裹在已经变得硬邦邦的石膏绷带里面，只有脚趾头露在外面。可就是这个时候，我染上了猩红热。这是一种传染病，所以我的右腿还打着石膏，就被从昭和医专送到了附近的传染病医院——荏原医院。猩红热就像蛇蜕皮一样，身体的皮肤会脱落，如果严重的话，手上的皮肤就会像手套一样蜕下来。这当然会非常痒。好不容易把这个病治好了，我又回到了昭和医专，可是不久又染上了水痘。水痘也是一种传染病，我的右腿又绑得直

直的，被再一次送到了荏原医院。出水痘的时候，身上痒得让人真想哭。全身都痒得厉害，露在外面的部分还可以挠一挠勉强止痒，可是裹在石膏里面的部分，完全伸不进去去挠，痒得实在难以忍受。我隔着石膏敲打，还试图从腰或脚趾那里伸一个小棍子进去挠，但是伸不进去，都没法解痒。后来还是爸爸想出了个主意，拿一根又薄又长的尺子从石膏缝里伸进去，终于可以慢慢够到痒处的边上了。我拍手

大叫：“成功啦。”这也让我很感激爸爸，他整天忙着拉小提琴，却还为了我而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可是尽管有了这个办法，还是有好多地方够不到，比如膝盖后面啦，痒得让人无法忍受。但我没有哭闹，即便痒得浑身哆嗦，我也拼命忍耐着，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让人佩服的，那时是因为我觉得护士和爸爸妈妈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照顾我，如果我还抱怨的话，那就太对不起他们了，所以自己就努力地忍耐着。

因为这两次生病，我好几次在医院进进出出，坐在小推车上，得以偷偷地张望隔壁病房的情形。“和我生同一种病的那个女孩，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看到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和我一样脸朝上躺着，我还看见了她的脸。那是一个瓜子脸、梳着童花头、眉清目秀的小姑娘。那个女孩子也看到了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到拆石膏的日子了。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裹在石膏中的右腿就变细了好多。而且，似乎我在这段时间里个子长高了，我的左腿比石膏中的右腿要长不少。所以，我虽然能够站起来，却不能行走。更严重的是，我甚至忘记了该怎么走路。

出院之后，按照现在的说法，我立刻开始了康复训练。据说新宿有一所名叫“名仓”的医院很不错，我每天都要去那里进行电疗。在我的印象中，是从一个大箱子中弯弯曲曲地伸出好几根花花绿绿的软线，像绳子一样，通过这些软线给腿通电理疗。另外，我也接受了按摩治疗。

后来，我去了汤河源温泉。我爸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和一个年轻的保姆一起陪着我去的。我很怕这位祖母。我们住在旅馆里，不管我醒得有多么早，睁开眼睛的时候总是发现祖母已经把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正在读书呢。如果我哇哇地大声唱歌，或者在榻榻米上翻腾打滚的话，祖母绝对不会训斥我“安静一点”，而是会从书本上抬起眼来，静静地说：“我讨厌吵闹。”所以我无计可施，只好蹑手蹑脚地行动，每天和祖母一起读书。祖母似乎并不是讨厌小孩子，有一天她曾经给我看她头顶上一块秃掉的地方，那块地方圆圆的，直径有3厘米长。祖母告诉我，那是因为过去“梳的是圆发髻，总是把所有的头发在这里紧紧地挽成发髻，所以这里就成了现在的样子”。祖母还说，现在她梳盘发的时候，都要精心地梳理以便遮住那块秃的地方。从那以后，我试图比祖母早起来一回，在她梳头之

前看一看那块秃的地方，但总是失败，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祖母已经在读书了。

我们虽然住在旅馆里，但并没有去这个旅馆的温泉，而是去了附近的一个据说非常有效的叫做“玛玛乃”的温泉。每天下午我都和保姆一起过去。温泉那里聚集了很多受了烧伤、创伤以及患了各种疾病的人，几乎都是成年人，很少见到小孩子。玛玛乃温泉有一个大大的浴池，周围非常宽阔，能够容得下很多人躺在那里。浴池中的热水是茶色的，站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下面黏糊糊的，稍微有点吓人。有趣的是，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种大而细长的绿色叶子，把叶子在热水里浸一下，然后躺下来，把叶子贴在身体的某个部位。这大概是草药吧？有的老大爷拿着好几片叶子，也有阿姨在那儿，现在想来，应该是男女混浴的吧。

我旁边有一个男孩子，据说他是因为跳进了正在沸腾着的洗澡水中，全身都被烫伤了。那个孩子在身上贴满了叶子，脸朝下躺着，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呢。他看起来像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我已经忘记了都和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是由妈妈陪着来的。他妈妈对旁边的人说：“这孩子真是个冒失鬼！也不伸手去试试洗澡水烫不烫，一下子就跳了进去。”那个男孩子从叶子底下争辩道：“可是，澡盆没有盖子嘛！”但他的妈妈并不听他的辩解。

我从那位妈妈那里得到了一片叶子。我珍重地把叶子蘸上热水，在右腿的各个部分挪动着，同时学着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叔的样子，枕着胳膊侧身躺着，一动也不动。有一个男人头上顶着一片叶子坐在那里，不知道那样是要治疗什么地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我的右腿很快地变长。（也许从医学角度来说不是这么回事，可结果就是我的右腿和左腿一样长了，我想它还是变长了吧。）我终于能够行走了。因为我并没有听过要拄拐杖之类的说法，所以觉得会走了是很自然的。终于到了从汤河源回家的日子了，我坐着当时还是很新奇的电力机车，在中午时分到达了品川车站。看到爸爸和妈妈站在月台上，我连忙朝他们跑过去，想要跟他们说说电力机车的事儿。跑到跟前一看，却发现爸爸妈妈都在哭，我不禁大吃一惊，心中十分不安，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这时，爸爸抱住我，说道：

“豆豆助①！祝贺你！”

我这才知道，爸爸并没有伤心，于是也高兴起来。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理解，当时父母看到我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朝他们跑来的身影，两个人喜出望外，可以说是喜极而泣。现在我能够想像，曾被医生告知我可能需要拄拐杖才能行走的爸爸妈妈，当看到我奔跑的样子时，心中该是多么欣喜啊！后来，据说医生还对妈妈说：“这简直近乎奇迹，一万人中几乎只有一个人能够痊愈。”不过，5岁的我还不能明白，当人高兴的时候原来也会哭。

不久之后，我就要升入一年级了，有一天，我在家附近一个人优哉游哉地走着，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拄着红色拐杖的小姑娘。红色的拐杖很罕见，我就走近些想看清楚一点。和那个小姑娘目光相遇的那一刻，我认出了她就是隔壁病房里的那个小姑娘。小姑娘看到我的脸之后，立刻盯着我的腿看。我不禁后退了几步，她一定也听人说过我和她生了同样的病，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不用拄拐杖就能走路。我们默默地擦肩而过。

看来那个小姑娘就住在我家附近，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会从对面闪出红拐杖的影儿。每当我一见红拐杖，就急忙躲到岔路上，或者钻进别人家的院子里，避开那个孩子。因为我想着，无论怎样都不能让她看到我的腿。那副少见的红拐杖，也许是因为她家里人想使拐杖看起来可爱一点，才替她用油漆涂成红色的吧。

有一天，我和爸爸一起散步的时候，对面又影影绰绰地闪出了红拐杖，我慌忙拉住爸爸，说道：

“不行！不行！快点躲起来！”

一边说着，我急急忙忙地要躲到岔道上去。爸爸很是惊讶，问道：

“为什么？”

我带着哭腔解释道：

“我不能让那个孩子看到我的腿。因为，她的腿没有治好，我的腿却好了。如果让她看到了，她就太可怜了！”

爸爸听了我的解释，说道：

“那么你过去和她说话不是很好吗？不要老是这样躲着她，过去说话不是很好吗？”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一个还不认识的女孩子说话。

不久我就上了小学，去上学的方向和我散步的方向正好相反，所以我再没有遇到那个女孩子。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想为什么当时没有像

爸爸说的那样，走到她的身边说一声“你好”，想来不禁很懊悔，也很难过。那个女孩子绝对不会知道，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腿，所以一见到红拐杖就躲起来。也许她会想，“那个孩子不在这里了啊。”那时候，在我“不能让她看到我的腿”这个念头之中，可能已经隐隐地包含了一些想法，虽然我自己当时并不清楚，那些想法也还没有成形。那就是：有的孩子病治好了，有的孩子却没有治好；也许那个孩子没有去名仓医院或者玛玛乃温泉吧；可能因为那是要花钱的，有的人去不起；世上是有不公平的事情的；不能因为这样的事让别人伤心等等。当然，关于钱的事情，我是稍晚一些时候才想到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可是，那个时候的5岁的孩子，大致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现在，肯定也是一样的。我相信越是小孩子，就越是拥有人类最珍贵、最必要的东西。而且，我也知道，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那些东西才渐渐地失落了。

第二节

我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其实我并不是多么聪明、懂事，实际上倒是恰恰相反。那时候我正上幼儿园，最喜欢把剪刀放进嘴里，让它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可当时却乐此不疲。老师们说“太危险了，别这样”，可我尽量让这个游戏不怎么危险，所以满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园长老太太来到我身边，对我说道：

“你这么玩的话，不久就会把舌根弄断，舌头歪到一边，那就不能说话了！你想，不会

说话了，你可不愿意那样吧？”

我把手探进舌头下面摸摸看，果然，把舌头抬起来的时候，确实有一条线一样的东西连着舌头。如果这个东西断了的话，也许舌头真的会歪到一边呢。“要是不会说话了，那可不得了！”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往嘴里放剪刀了。园长老太太真不愧经验丰富，只用一回就把小孩子说服了，实在是做得非常漂亮。

幼儿园就在我家附近，不过放学的时候，却有一辆小小的校车把孩子们一直送到家门口。下车的孩子会对车上的孩子们大声说：

“我先走一步啦！花开啦！花开了我再来！哇！”

一边说着，下了车的孩子会把一只手使劲张开，贴在鼻子那里，朝大家招手。看起来那孩子似乎把花当成了鼻子^①，我们这些坐在车上的孩子们也大声回答道：

“再见三角形！再来啊，四方形！”

当我把这些话写下来的时候，真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可是当时说的时候觉得朗朗上口，我们都非常喜欢。大家不停地这样叫着、嚷着，一个一个地都回家了。而且回家以后，说的肯定是“我啦啦回来了”。就是把“我回来了”用“啦啦话”来说。这在当时非常流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能够说得非常流利，可我那会儿还只会说一句“啦啦话”。“啦啦话”就是在要说的话的第一个字后面加上“啦啦”就行了，可是如果句子很长的话，就需要好好练习才能说出来。“舌啦啦头没啦啦有了的话，不啦啦能说啦啦话了，别啦啦这样玩！”意思是：“舌头没有了的话，不能说话了，别这样玩！”我第一次说着“我啦啦回来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丝毫没有吃惊，立刻说：“你啦啦回来了。”一定是过去也流行过这种“啦啦话”吧！

第三节

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那是为了升入我家附近的一所小学，那一天我参加了一场简单的考试。大约有50个孩子来到教室里，被安排坐到桌子旁边。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五六块赛璐珞的图形块，有正方形、三角形，还有的形状很是奇特。一位女老师说：

“请把这些图形拼成一个大三角形！”

我一看就觉得“好简单”，立刻动手拼了起来。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总也拼不成三角形。一会儿三角形的斜边上凸出了正方形的一个角，一会儿三角形的底边又不是直线了，反正无论怎么拼也拼不出来。

老师说：

“拼好了的人可以离开教室，可以回家去了！”

不一会儿，先拼出三角形的孩子站了起来，得意扬扬地走出去了。我前面位子上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我看着这个孩子，心想：“我觉得自己比他聪明，可是……真奇怪！”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小时候就在想的事》【日】黑彻柳子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821.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